

第一章

米罗有很多身份：黑客、技术天才、末狼——但他不、是、密探。

很可惜，伊恩·布莱克还是要派给他这个愚蠢（又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这是命令，不是建议。咸罪要派个虎会的人过来，作为交换他希望我们出一个人过去。这是他们三合会的规矩。”伊恩说。这位头狼向后靠在椅子上，教堂地下室顶灯的灯光在他的英俊脸上投下了凌厉的阴影。

米罗咽了口唾沫。“但是，呃，老大，我们又不是三合会的。等到帮派混战结束后，黑狼帮一统黑街，消灭了犯罪活动，这一切都结束后，我们就不用跟他们合作了。你懂的，我们‘这些年的奋斗’不就为了这些。”

副狼破雷克站在伊恩身后，像平常一样眉头皱着。米罗从没指望破雷克会帮自己说话。他遵从伊恩的命令做事——就算那些命令会伤到他自己。

好吧，也许现在不是了。如果那些命令会伤到他的命定伴侣菲斯克，他也许.....会拒绝吧。

说起菲斯克这只小猫贼，他正和他的双胞胎弟弟塞布斯汀一起坐在角落里。虽然他们长得一模一样，但现在塞布斯汀的头发更短些，所以米罗可以区分出他俩。这兄弟俩都小心翼翼地盯着他看。

“这是我跟虎会协议的一部分。我决定让你去，米罗，你得按照我说的做，”伊恩语气不悦，但肩膀却是放松的。说明他并不是真发火。他只是在扮演一个卑鄙无耻的犯罪头子，尽管这儿的观众就他们几个。

伊恩最近真是越来越会演了。

这也说明伊恩是认真的，所以对米罗来说可不是好兆头。让他待在一群虎形者中间？这听起来简直比让他回初中时代更糟，虽然也就更糟那么一丢丢吧。

米罗不知道该说什么。或者，准确地说，他知道他想说什么，但是对着头狼他开不了口，尤其当狼群中的其他成员以及那两只猫还在旁边看着的时候。

“是不是因为上次我把塞布斯汀看丢了，所以让我去？我说过让他溜走了我很抱歉。除了道歉我也没别的办法补救了，我是说，我要不干脆下跪磕头？你们是想让我磕头？”说着，米罗攥紧了拳头。

“不是！”破雷克和伊恩同时喊道。

伊恩往后靠了靠，扬眉看着副狼。

破雷克绕过桌子，抓住了米罗的肩膀。“这么久以来，我们一直在一起，彼此照应。即使你要去靠那边了，我们也一直会是你的后盾。”

米罗点了点头，垂下了眼。破雷克的鞋在昏暗的光线下闪着光，他身上特有的味道混着香皂的气息，和往常一样让人心安。不管发生了什么，他永远有伙伴可以依靠，从他们还是

孩子的时候起就如此。破雷克和伊恩就是米罗的后盾，而现在他却逃避任务，就因为这任务听起来太过疯狂并且很可能会让他丢了小命。

“我知道，但是我在他眼皮子底下要怎么监视他？你们要我去找什么？要是被发现了怎么办？要是他们想杀我呢？那可是一群老虎啊.....惹怒他们的下场我可是知道的。我不想落得河漂——”

破雷克神色一凛。

糟糕，说错话了。

破雷克几个月前差点就在河里淹死。

“你不会的。”破雷克说。

当然了，这两对小情侣是不会把他们的小猫咪送到虎会去的，尤其当眼下黑街局势四分五裂、火烧眉毛之时。自从上次和俄国佬闹掰，港湾城就变得异常危险。

毛子们的地盘一夜之间加强了戒备，三合会的人靠自己挡住了进攻。米罗从他窃听到的情报推断，猴帮头领的位置依旧空缺note，这让他们内部局势愈加紧张。如果他们再不抓紧，俄国佬也许会采取行动拿下中华城。

不止如此，那些袭击的暴力程度节节攀升。俄国佬和三合会每天都在彼此的地盘上互相骚扰，大部分冲突都让两边的幻形者出现伤亡，更别提那些正赶上交火的无辜市民。而当这一切正在发生的时候，黑狼帮却躲在暗处，因为他们的老大被嫁祸杀人而遭警方通缉。

简单来说，就是伊恩的完美计划完全失控乱成一团。

米罗深深地吸了口气。“你有没有想过我们其实可以——”

“可以什么？”伊恩反问，露出了犬牙。

可以在我们被人干掉之前抽身，别继续浪费时间浪费精力浪费生命，离开这里，条子就找不到我们了。

当然啦，他是不会这么说的。

不会跟他的头狼——老大——说。

任何对帮里行动的质疑只能跟自己的其他想法一起烂在心里。他只是个末狼，很难承受这些。

米罗叹了口气。“为什么一定要我去？”

“你是想说，为什么伊恩不让我去对吧？”塞布斯汀站了起来。他个子不高，毫不起眼，但他比米罗要壮实一些。这里没人像末狼米罗这么瘦弱。

米罗点了点头，不敢直视伊恩的眼睛。他让塞布把这茬给提出来了，估计老大会瞪他。

“我的确和霏说过我是伊恩的命定伴侣，但这不是伊恩派你去的原因。”塞布斯汀说着靠在书桌上，他的气色已经不像从前那样差了。

米罗知道这和那个“法老的权杖”有关，那东西治好了塞布斯

汀身上的一部分银毒，但当时他没在现场，并未亲眼见证。当时，他一如既往地宅在房里，潜心黑科技。也不是抱怨，以旁观者角度见证事件是他的一种生活方式——被强行扯到聚光灯下可不是他的人生追求。

上次发生这样的事时，他差点被一伙毛熊给嘞了。

破雷克负责打，菲斯克负责偷，塞布斯汀负责想，伊恩负责统筹。米罗的技能是有用，但却不是必需的。

“我知道他为啥一定要我去，”米罗眨了眨泛酸的眼睛，“我明白，有我没我对你们没差。行，我去。但是，呃，我走之后得有个人帮我照看我的花花草草，还得帮我喂鱼，那棵热带榕我养了好几年了。还有电脑的设置也需要时间交接一下，我想我可以写个使用指南。还是算了，等我写完估计能出书了——”

“米罗！”伊恩一说，末狼就闭上了嘴。

老大又要捏着鼻梁说头疼了。米罗有时候真得学学怎么管住自己的嘴。他就是嘴贱，一开口就刹不住。

“我派你去不是因为你可有可无。你是我的‘后’，棋盘上最有威力的棋子。我因为被通缉而无法出门，破雷克又他太他妈显眼了，而三合会和毛子们已经知道了菲斯克和塞布的存在，所以只有让你去。你是唯一一个能完成这项任务的人选。”伊恩一丝开玩笑的语气都没有。

米罗感觉自己像个气球一样膨胀了起来。“你是说，我是你唯一的希望？是被命运选中的人？是最后的胜算？是一好

吧，我词穷了。”

伊恩严肃地点了点头。“我们必须这么做。不光是关系到对虎会的监视，这可能是我们和月刃搭上线的唯一机会。”

月刃——龙门的大当家。因为两边没有生意往来，龙门是三合会里唯一一个伊恩没办法取得情报的门派。

听起来是条妙计，但却令米罗孤身一人深入险境。

米罗打了个冷颤。说不定龙门比虎会和熊党加起来还要可怕。“但我真的不知道在现实生活中要怎么当间谍，我只会盯屏幕。”

“没你想得那么复杂。”菲斯克双手抱胸。

塞布斯汀点头附议。“安几个窃听器，留意周遭的一切，及时上报给伊恩。就这么简单，当心点别被抓就行。”小猫撇撇嘴道。

“可不想被抓。”米罗不确定塞布斯汀是不是说着玩儿的。这两兄弟说什么都像是在开玩笑，但他们从来都不与外人说破。也可能是他领悟不到他们的笑点。他们跟伊恩一伙很快就打成了一片，快得米罗还没适应过来。

“很好，低调行事，你不会有事。”伊恩说着朝破雷克点点头。

破雷克有力的手掌按在了米罗的肩膀上。

等他们走出窄小的办公室，教堂外是明媚的夏日阳光，却不

能温暖米罗。

他是黑街最后的希望。

要是他失败了，黑狼帮就会前功尽弃。他的朋友，他的狼群，可能都会送命。

没有压力？

才怪。

* * *

咸霏第二天就来接他了。

米罗整晚都在打包再拆包，然后在他的楼顶小公寓里走来走去。水族箱发出的冷光总是能让他平静下来，这次却不行，他的肠子都要打结了。他试着开了包“酸酸宝note”吃，但不怎么好吃。于是他把包装袋扔到一边，瘫坐在他的电脑椅上。

后来他开始练习“咸霏”的正确发音。塞布斯汀说他的发音不对，正确的听起来就像在说“洗-安-飞”。但米罗就是没办法做到发音的同时还要加上音调变化。但愿不会因此触怒这位虎会的新老大。

手机铃声响起，他猛地醒过来，揉了揉眼睛让自己清醒。

“嗯，破雷克？怎么了？我已经收拾好了。你懂我的！东西太多了。待会儿是你来接我还是……”

“菲斯克已经到了。跟他交代那些电脑怎么弄，还有那些花草。中午的时候霏会来接你。老大想在那之前让你到办公室来一趟。”

他当然想了。“没问题！我这就洗个澡，收拾一下就好了。我是把我的衣服都带着还是带几件就够了？”

破雷克叹了口气。“你要是需要可以随时回来拿，你又不是去坐牢。”

说是这么说，破雷克可能自己也没意识到，他说得不全对。对米罗来说，这可不就是去坐牢，但他也就在心里想想不敢说。反正他已经把差不多所有的东西都打包好了。

该来的总会来，他只是拖着不愿面对。

不一会儿，菲斯克就来敲门了，米罗皱了皱眉，挂了电话，“回见！”。这可能是他第一次先挂副狼的电话，也许还是他第一次挂其他任何人的电话呢。

米罗打开门，用微笑掩饰内心的紧张。菲斯克扬了扬眉。“我以为伊恩已经够邈邈了。”他嘟囔着进了门。

换在几个月前，这个猫形者是不敢对黑狼帮的人这么说话的，即使面对最弱最小的米罗。但是现在菲斯克的地位比他高一副狼的命定伴侣肯定是比末狼地位要高的。

尽管如此，米罗不会怪菲斯克的直言不讳。他又不像伊恩，有破雷克跟在后面收拾整理，也没有钱去请清洁工。他那点儿钱光房租就够呛。

“太忙了，没时间打扫，你懂？还是说你跟破雷克一样是个洁癖？我不是说他真的洁癖，但他确实比伊恩，还有我，爱干净多了。你们住一起，应该知道。”

菲斯克扫了一眼这个一居室的小房子，耸了耸肩道：“我不是洁癖，但也不会像你这样过日子。”说着他踢开脚边的一堆脏衣服。

米罗抱起那一堆衣服团了团，丢到已经塞满了的脏衣篮。要是早知道会被流放到虎会那边，他就早点收拾房子了。

“植物都在这里。这个热带榕可怕热了——抓到笑点没有？怕热的热带榕！哈！总之，一周需要浇几次水，要保证土壤触感微潮但不要浇透。那盆兰花也一样。这边的是小丑鱼‘笑笑’。我知道它不是真的在‘笑’，但它是小丑鱼嘛，总比叫‘尼莫note’好听，对吧？”

菲斯克敲了敲玻璃缸，哼了一声道：“可能是。”

“鱼食在架子上，一天一小撮就够了，不要多不要少。很好养。但是我不在这儿了它会孤单的吧。它喜欢听人说话，是个很好的听众。噢，它还会讲笑话呢。好吧，不是真讲，就是用它的小嘴做些可爱的小动作，比如吹小泡泡，还有……算了不说了。你不会吃了它吧？”

一根焦糖色的头发进了菲斯克的绿眼睛里，他把它拨开。
“吃了它？就因为我是个喜欢吃鱼的猫形者？那你会闻我的屁股吗？”

“不！”米罗皱了皱眉。“但是你还是没回答我的问题。以后

是破雷克负责过来还是——”

“我和塞布会过来。”菲斯克双手抱胸道。

米罗点头走向电脑设备前，尽其所能把所有能解释的都说了一遍，但还是不确定菲斯克能不能听懂。对方没问任何问题。米罗把一些便条贴在了墙上，以防系统需要重启。就这么扔下这个宝贝的感觉和当初离开黑狼帮总部办公室note一样难受令米罗难受。

尽管有忠实的笔记本电脑陪在他身边，但终究不一样。

之后米罗洗完澡，穿戴好。他上身是件T恤（绿灯侠），下身是牛仔裤，虽然没有长到拖地，但是因为身高问题，他还是要将裤脚挽起来穿。

菲斯克懒洋洋地躺在沙发上，闭着眼，米罗一拿起背包和行李他就立即站了起来。“嗯.....我觉得我准备好上路了。或者我们可以在路上顺便吃个早饭。我还没吃呢，我可以找一些——”

“够啦！”菲斯克说着打开了门。“你没准备好，这样下去你永远也没法准备好。你以为我每次出任务都是准备好了的？错。我们只是做我们不得不做的事。”

米罗看着猫形者的背影。

菲斯克的肩膀隆起，蓄势待发，但是他说的确实有道理。尽管米罗周身的不适感并没有因此而减轻。

他叹了口气关上门。

他真的得走了，去当拯救黑狼帮的英雄。谁能想到呢？

他肯定是想不到的。

去教堂的途中他的肚子一路都在咕咕叫。菲斯克见他可怜，将车驶入了一家汽车餐厅。

米罗逼着自己吃了点汉堡和薯条，虽然一点味道也没尝出来。

到教堂的时候，伊恩、破雷克还有塞布斯汀都在里面等他们。

他抓着包颓然坐在教堂的长凳上。还好，虎会老大还没来。

话说早了。

米罗和菲斯克刚到没几分钟，教堂的门再次打开，咸霏走了进来。身后还跟着一名虎形者——是来替代米罗的——还有一位脸色阴沉的头狼。

是科纳·沙普探长，塞布斯汀和咸霏从毛熊那儿救出来的条子之一。他来这儿干嘛？

米罗看了看这群人，又看了看自己老大。

伊恩知道他要来吗？

伊恩眯着眼道：“探长先生，你是来再次感谢我的命定伴侣对你的救命之恩吗？”

米罗觉得不是。

沙普身着便衣，挠了挠脸上的一条疤道。“不，我们是来谈条件的。”

“你会感兴趣的，布莱克先生。”霏说。

霏和伊恩一样穿着裁剪合身的西装。他的黑色长发编成一股简单的麻花辫垂在背后，黑色的丹凤眼把房间扫视了一圈。他周身总是散发着一股令人紧张的感觉，就像一只躲在草丛后等待时机大开杀戒的大猫。

咸霏的存在让米罗感到无法呼吸，这个反应让他皱起了眉。无论男女，像那样美的人，都是从来不会注意到米罗的。

他瞥了眼另一位虎形者。

她个子很小——跟米罗差不多高——短发剪得像个男孩子，和霏一样穿着黑西装。

伊恩点点头。“说吧。”

“你们现在的处境很尴尬。夹在毛熊和三合会之间，腹背受敌。如果你愿意为我们提供帮助的话，我们也可以帮你。这事儿牵扯到上头的人，比我头衔高得多的官儿。普通人类可能不知道你们真正的身份，但是他们知道‘有组织犯罪’这种东西。局长同意撤销对你的逮捕令，只要你们提供足以扳倒俄国人和三合会的情报。”沙普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伊恩。“要是你不同意，那我可保不准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这话听着像勒索，警探。”伊恩不悦道。

沙普耸肩。“这叫达成协议。”

伊恩看着沙普，然后又转向霏。“你同意把自己帮派里的情报透露出去？还是说你被条子们抓住了把柄？”

“很不幸，我过去做过的事确实没什么值得骄傲的，但我现在打算清理虎会。我觉得你应该也不喜欢毒品在黑街泛滥，还是说你打算让这场帮派混战就这么愈演愈烈？”霏问道，声音波澜不惊。他将手插进口袋，耐心的样子看起来就像是在银行排队一样，而且愿意等上很久。

破雷克向前迈了一步，地板随之发出咯吱的响声。“老大？”

“竟然能有跟虎会看法一致的一天，还真是高兴。”伊恩磨了磨牙。他的语气介于嘲讽和威胁之间，米罗分不清他到底是哪种意思。

“听着，你有很多能力是我们不具备的。但是我们知道那帮俄国人正准备转移一批销魂药。等毒品开始流通泛滥，就无力回天了，”沙普说，“我没这么多闲工夫耗在这儿。给个准话吧，布莱克。”

老大打量着自己的指甲，米罗觉得他是故意摆姿态。伊恩特讨厌别人这么逼他。但要是条子们真的靠着他们的情报把熊党和三合会一举剿灭，这样一来，保护黑街就容易多了。

米罗的内心深处涌起一股久违的暖意。巧了，老大现在让他去做的就是这件事。看伊恩摆出的那副不情愿的样子。

“我他妈现在被困在这儿，怎么给你们弄情报？”伊恩胳膊一扬，就自己所处的环境示意道。

警探耸了耸肩。“让你手下去咯。行还是不行？我就问这一次。”

这条子居然有胆子在黑狼帮的地盘给老大下最后通牒。米罗都想为他点赞了。

“成交。我也没得选。”伊恩阴着个脸。“霏，这是米罗。以后就是你的小弟了。我来猜猜，你来搞定三合会，我搞定俄国人？”

“挺公平的。”霏飞瞥了塞布斯汀一眼，然后目光落在了米罗身上。

米罗胸口一窒。霏当然不会先注意到他。

这才符合他领的剧本。

霏偏了偏头，露出一个微笑，酒窝立现。很难想象拥有这样笑容的人居然是个黑帮老大，那笑容并不狰狞，反而很真诚。

米罗的心里一阵翻腾。

霏对他浑身上下扫视一番。“他是你们的末狼？”

“有什么问题吗？”伊恩问。

“没什么。我会照顾好他。他会帮我们收集三合会的情报

吗？”霏问。

米罗站在那里一动不动，感觉就像一座随时会崩塌的石像。老大刚刚等于是把派他当眼线和卧底的事给供出去了。好极了，他绝对会把命送在那儿。

“当然了，米罗很专业，只要你们帮他把窃听器安装到位，他就能远程搞定。”伊恩压着火道，但那语气里洋溢的激情却是实打实的，这也是整场对话中唯一令米罗感到一丝欣慰的地方。“你那边来的人呢？”

霏温和地笑了笑，他身旁的虎形者向前跨了一步。“这位是梅琳，她很厉害——小巧如她可以不露声色潜入任何地方。另外，她不会说话，所以你不用担心她会泄密。”

梅琳鞠了个躬，谨慎地打量着这个教堂。他们帮里终于终于来了位妹子，但米罗却得离开了。

他怎么就这么衰。

“我不担心这个。你我互相‘信任’。”伊恩说完对梅琳一笑，随后拉起她的手吻了一下她的手背。

梅琳没有像别的女生一样羞红脸，而是猛地抽回了手并怒瞪老大。

米罗在心里为她点蜡——顺便给自己也点上一根。

伊恩死也不会信任霏的，尤其是在他表演了这番客套后。不过至少米罗不用听老大的抱怨了。但转而想到自己接下来要去的地方，他皱起了眉。

“是的，这还用说吗，”霏的语气里没有一丝疑虑，他向米罗伸出手，“我们该走了。”

伊恩点点头。

“保持联络。”沙普说。双方交换成员时，他在全程旁观。米罗不知道他作何感想，探长自己也没说。

破雷克拍了拍米罗的后背，而霏拉开了门。

米罗幻想着，如果这是他第一次参加夏令营，大概也应该是这种感觉吧，抑或是离家去上大学，又或是其他类似的人生转折点。黑狼帮是他唯一的家，而他现在必须离开。

他是“受命”离开的。

人生中第一次，他后悔吃了那个汉堡，因为这害得他在跟着霏往外走时胃很难受，走向他那未知的未来。

真好笑，老大还说他是“后”。

米罗觉得他更像是个小小的“卒”。

参见本系列上一本，猴帮老大被杀。

Sour Patch Kids，一款美国家喻户晓的酸味软糖。

Nemo，2003年出品的美国动画片《海底总动员（Finding Nemo）》里的小丑鱼主角。

参见本系列上一本，黑狼帮总部遇袭。

第二章

伊恩把末狼米罗交给了霏。

咸霏着实松了口气，不用当着塞布的面强装镇定。比起其他种族的幻形者，猫形者更容易看出猫科同类的蛛丝马迹。

狼形者太大条，不懂其中的微妙。

但这只狼——嗯，霏从来没见过谁像他这般的。

他没有破雷克那么大的块头，也不像伊恩眼里那样眼里总闪着危险的光。

他看起来就像个刚毕业的大学生，一双大大的棕色眼眸配上天真的圆脸和一头亚麻色的呆毛。比起“帅气”，还是用“可爱”来形容他更适合，不过这样子完完全全是霏的菜。米罗属于那种会在咖啡店偶遇到的类型，不过霏明白自己根本没机会和这样的普通人谈恋爱。

在三合会里，这样的小不点是不会有出头机会的，早早就会被淘汰掉。但黑狼帮不是这样的做派。

不，准确地说是伊恩·布莱克不是这样的做派。他懂得物尽

其用、人尽其才。不然就凭这个小帮派，怎么可能在道上拥有如此显赫的威望？

霏需要虎假“狼”威，才能确保中华城里的安宁。事到如今，由于篡夺了毛姐这等人物的领袖位置后，他同时也把自己暴露给了敌人。或者，也可能因为现在掌控虎会的是他这样的人，才会显得孱弱吧。

他觉得是后者。

“你开车？”他们上车后米罗问道。

霏看了他一眼，笑了一月刃说他的这副迷人微笑已经练得炉火纯青。一想到月刃那个混蛋龙形者，霏脸上的笑差点崩坏。“你应该到驾龄了吧？”

米罗耳朵泛红。“噢，哈哈，是的，我会开车！但是我们老大一般都让别人帮他开。不知道是因为他懒还是因为所谓坏坏的黑帮大佬都不自己开车。但是你却自己开，你是……呃，你懂的。”

“坏坏的黑帮大佬……”霏饶有兴味地说出这几个字。

虎会的老大，按理说是和月刃并驾齐驱的存在了。他应该守护帮派，把毒品交易好好做下去。他倒好，转身就跟条子勾搭上了。

不过也不能全怪他。那两位探长发现了证据，把他和几场黑帮火拼联系了起来——证据确凿——要么跟警方合作，要么去吃牢饭。

识时务者为俊杰。

“我从没见过其他帮的老大，只看过照片。谢尔盖是个大坏蛋，噢，还有毛姐，她真有那么丧心病狂吗？我听说她有次抓到三名手下的行刑官偷毒品还是什么，就把他们的手全剁了。这事儿是真的吗？剁下来的手她要怎么处理啊？”

红灯时，霏停下车，双手紧紧地握住方向盘，指关节泛白。当时他也在场，目睹了那场杀鸡儆猴的闹剧。“她把那些残肢扔进了河里。那三人中的一个，老席，跟着跳河了，几天后尸体被冲上了岸。”

米罗的眼睛瞪得大大的。“哇，真是个疯子。你和她不一样的，对吧？”

“没错，我和毛姐是不一样的。”霏说，对于自己能如此平静地提到那女人的名字而感到惊讶。

他打心底不想变成像她那样的头领。不过靠恐惧维系权威确实比建立忠诚要容易多了。培养一帮誓死忠心的手下要很多年，而恐惧则立竿见影。然而，只要那些警察能端了那些毒窝，帮他灭掉虎会内部的异己，他很快就会有忠于自己的势力了。

“那很好。我想我们应该是一伙的，真是太好了。”米罗忽快忽慢地抖着脚。“我就知道塞布斯汀会相信你是有原因的。他说你头脑特别冷静，而且你确实也救下了伊恩和破雷克。说起这个，顺便说声谢谢。没了他们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

“别客气，”霏说着微微偏了偏头，“不然要朋友何用？”

米罗不好意思地笑了。霏刻意无视了心里的异动，他不是毛姐，也不是月刃。就算他需要米罗为他所用，也会护米罗周全。

“我还有点事，”他让米罗放在了琼园下了车，“你在这儿很安全，等我回来。”

“噢，好的，当然。”米罗边应着边下了车，眼睛睁得大大的。

霏目送兰芬把米罗领进门去。兰芬是他在虎会里的心腹之一。都怪他自己意气用事。逞一时之气把权夺了？月刃会把他批得抬不起头。或者，那头龙会对他表示祝贺？难说。

机不可失，霏不过是及时抓住了而已。当他掌握之际，一切便势如破竹。虎会已经是他的囊中之物。他得证明自己有能力坐稳这把椅子，不然虎会的结局就与猴帮无二。

而后者不是他想要的。

霏开车驶出中华城，向着黑街深处开去，他的心跳开始提速。他换了几个电台，但没什么想听的。他在后视镜里再三确认无人尾随，终于开到了无人区——已经化作余烬的老中华城。

他加速驶过了街道，车胎辗过，尘埃飞扬，飙车的刺激感深入骨髓，和化形一样让人上瘾。

爪下飞尘。

风动领髻。

静候杀机。

他迅速到达了目的地。

在一家废弃餐馆门前停了车，霏盯着那儿看了会儿，仿佛浑身的血液都渐渐冰冷，然后便下了车。

他从后备箱里拖出一个冷藏箱，里面有足够的水和食物，还有一周量的大烟——前提是那人懂得节制点抽的话。

这栋建筑的大门上只有一个摆设似的简易插栓，地下室才是真家伙——加强型的钢板门、数字密码锁、三个门栓，外加一个防入侵报警器——一旦有人闯入，他的手机就能立刻收到警报。

全是给那女人准备的。

心中再次翻腾起熟悉的怒火，霏强压下来，一步步走下楼梯。他这次来并不想和那女人说什么，因为没什么用。被她奴役十二年后，这感觉并不如自己预想的那般好。

那句话怎么说来着？君子报仇，十年不晚。

但为何这次复仇却令他整个人从内到外都无比煎熬，毫无解脱可言？

他深吸了口气，空气里混合着鸦片和垃圾的臭味，差点没让他吐出来。但他没打算清理，那会让她过得太舒坦。

因为能清楚看见她就待在阴影里，霏没有开顶灯。他的脚步声在水泥地上作响，回荡在屋里。

那女人在笼子的角落蜷成一团，长发垂在污秽不堪的地板上。

这就是他绝不会告诉他人的秘密。

警察也好。

月刃也好。

伊恩也好。

甚至于自己的那个帮派。

“这次给我带了什么？”她软语道。

霏把冷藏箱放在离笼子三尺远的地上。他也可以干脆把箱子放在她伸手够不到的地方，努力一把也许能拿到。

不过，要是她努力了也够不着，那么下次他来的时候，等着他的就是这女人的尸体了。

一了百了。

但让她这么轻易就死了，太便宜她。

“霏霏，这不适合你。你太软弱，跟你弟弟一样。”她边说边用坑坑洼洼的指甲比着脖子做了个“抹杀”的动作。

霏红了眼，他扑上前，一掌拍在笼子的铁栏杆上。

两人都不让步，对峙持续着。要是她离得再近一点，他也许会扼住她的喉咙，手指紧紧合拢，听着骨头的碎裂声。她作恶无数，罪有应得！

但这样的惩罚还是太轻了。

霏紧紧地闭上了眼。

喜怒形于色会暴露弱点，给敌人可乘之机。

事实再一次证明月刃的话是对的。他真希望那人说错了。

霏舒了一口气。待时候到了，她应得的就会来。

快了。

霏再没看她一眼，把冷藏箱踢了过去，转身离开了。他的双手紧紧攥成拳。

她会为从前的一切、所作所为付出代价。

他拭目以待。

第三章

这名女性虎形者将米罗带进了一间小密室后便关上了门。米罗感觉自己要在这房间里待到天荒地老了。他努力按菲斯克和塞布斯汀的要求行事，仔细观察了房间里的每一个细节，但从一张旧桌子和一本过期日历上，他能发现什么有价值的情报呢？

一无所获。

后来，还是那名女虎形者给他送来了晚餐，米罗全部吃完并且打了个哈欠。

又过了一个小时，门把手“嘎吱”一声响了。

米罗跳了起来，转头看过去。他不是特意把旅行包搂在胸前的，但他确实确实像抱泰迪熊一样死命搂着它。慢慢地，他松开了手，强迫自己面露微笑。

一名男虎形者站在那儿。他中等个子，毕恭毕敬，但他的左脸颊上却有一道伤疤。米罗并不想知道那道疤是怎么来的。霍看起来人很好，但米罗可不相信虎会里的其他人——他们绝对是那种会趁他睡觉时取他性命的暴徒。

“霍要见你。”虎形者说。

“太棒了！我还怕他要让我等一整晚呢。当然如果他真的想让我等一整晚，也没啥啦，毕竟他才是老大。主要是这房间实在无聊。我的手机需要充电，这样我就能玩《大蜜蜂note》或者别的游戏了。我可还在拼高分呢，第二十五关简直血虐啊，对吧？”

这名虎形者的耳朵微动了一下，但是他没有转过头来。

他们走下楼梯后进了一条又长又暗的隧道。米罗察觉到他们这是在街道下方。

灯光闪烁着，在墙上投下了暗影。四周都是混凝土，米罗觉得后背蹿起一阵恶寒。这地方让他想起了小时候寄居的一户领养家庭，当时他住的那间地下室就像这样的。他只能住在那里，而且他一直认为那有只怪物，要不就是有鬼。好在他现在不住那种地方了。

然后他们开始爬楼梯，进入了另一幢楼的地下室。那男的在电梯前停了下来，输入了密码，然后站在一边示意米罗进去。

“就我一个人去？”米罗问。

那人耸了耸肩，然后门就关上了。

电梯晃动一下，开始上升。

米罗一直都屏着呼吸，直到电梯门打开。

很奇怪。这里并不像米罗想的那样是一间办公室，而是一间公寓。

中华城里明亮的灯光从窗帘外透进来，红黄闪烁。角落里是一张朴素的转角沙发，小小的厨房里摆放了一套餐具。

另一个角落里，霏正对一个挂在天花板上的沙包连续暴击。拳脚落在那黑色的帆布上，每一次击打都会使沙包摇晃起

来，嘎嘎作响。

米罗想知道它做错了什么，竟然要遭这样的罪。

或者说是谁让霏如此愤怒。他在接米罗的时候还好好的，现在却是这个样子。

希望不是米罗造成的。

米罗走进这房间时，霏甚至都没有看他一眼。

“呃，嗨。我来了。还记得我吗？我是你新来的狼。”米罗说着环顾四周，他拎着旅行包的手指有些抽搐。“不能说是‘你的’狼啦，但你懂我的意思。”

霏一脚踹在沙包上，把沙包踢得几乎撞到了墙上。“你很紧张吗？”

霏的辫子搭在肩膀上。他身穿一件黑色紧身背心和一条宽松的长裤，金色的皮肤上布满汗水。霏比大多数虎形者要稍高一些，也更强壮纤长。他的身材非常匀称，不过分夸张。难怪塞布斯汀会跟他滚床单。

要换米罗也会的——但这种几率微乎其微。

当霏深色的眼睛望向米罗时，米罗没有闪躲。

“紧张？有什么可紧张的？不！我只是.....我是说.....严格来说我只是一个三合会的人质。也不算人质，就是这里和我想的不太一样。啊，不是说我不想来这里。老实说条子逼我来当线人我还蛮高兴的。或者说老大逼我来的，而且这些苦活儿

必须是我来干。这地方不错，比我的公寓棒多了，要说比我的公寓还糟糕那倒稀罕呢。这里看起来像宜家的样板间。你有女仆吗？嘿，窗外的风景可比伊恩以前的房子还要好呢。河就近在眼前！你都可以直接跳下去了，虽然你肯定不想这么干。你跳下去会溺水的，除非老虎的水性很好。”

“确实很好。”霏说着站直了身体。他一伸手就抓住了沙包，让它不再晃动。这个动作令他肩部的肌肉隆起了。

“你还打拳啊。我之前就猜你可能会功夫。噢，只是玩笑啦。不是因为你是华人哦。而是，你懂的，刻板印象罢了。就算你真的会功夫。”

霏笑了，抬手擦了擦额头。那对迷人的酒窝几乎让米罗的顾虑都烟消云散了。“这是跆拳道，不是功夫。想试试吗？我可以替你扶住沙包。”

米罗眨了眨眼睛，然后摇了摇头。“我？不了吧。我什么都不打。所以现在怎么办？给我个房间或者一张沙发？我不知道你们帮派成员都是怎么为你办事的。”米罗说着拉了拉T恤。

他后悔今天没穿他那套并不合身的西装。那是因为他不满伊恩的计划而做的消极抵抗，现在来看，这并不是个好主意。虽然米罗在伊恩和破雷面前总是觉得自己很邋遢，但是他现在觉得自己实在是邋遢得没边儿了。

更糟糕的是，他还对自己的邋遢.....耿耿于怀。

他这是怎么了？

霏长出一口气。“我们一起合作来帮警察立案，你待在我身边。这样比较安全。”

“当然，只要我能随时喝到红牛，”米罗说罢强挤出了笑容，“我不介意待在谁身边，但是伊恩并不是每时每刻都需要我。他一般是让我和我的设备待在一块儿……”

他已经习惯了各种挑剔检查，他的人生中总是被人挑来拣去。每一次有新家庭对他产生兴趣，米罗就必须微笑并扮演一个完美小孩的角色。有时候甚至要装作不会幻形的普通人类小孩。

霏看他的方式比以往的那些都加起来还要糟。此刻他面无表情——脸上一片空白——比起这种，对方因种种米罗无法辩驳的原因对他皱眉时，他反而能更从容。

“摄入那么多咖啡因对身体不好。你应该试试绿茶。”霏说着走上前。他走路时的优雅姿态米罗可能永远都学不会。

“呃，你这是在命令我不要喝红牛吗？”怎样的怪物才会这样对他？米罗背包里还放着糖果，他坚决不会说出来的。霏可能会把那些也拿走。

“不完全是，不过我需要你时刻保持状态而不要过度消耗。”

米罗不抖脚了。他瞥了一眼公寓里的卧室，也是唯一的一间卧室。他的脸颊烧红了。“我完全没问题的。没有过度消耗啦。”他边说边抓紧了旅行包的带子，就像在狂风暴雨的大海中抓紧求生圈一般。“我是睡在别的地方还是跟你睡？”

霏笑了。“你想和我睡吗？”

米罗睁大了眼睛。之前从没有人问过他这种问题，甚至连类似的玩笑话都没听过。“呃，好吧。你的想法都是最佳方案。这就是你们三合会的处事方式吗？”

霏的酒窝再次显露出来，但他的眼神在燃烧，一些黑暗的、令人不快的东西闪现其中。伊恩在发起进攻前就是那副样子。

充满暴力。

米罗后退了一步。

霏一定恨极了某人，所以他才会露出那样的神情。

米罗没问那人是谁。

“我有我自己的处事方式，跟三合会无关。你睡那张床吧。”霏说完转身进了卫生间。

直到卫生间里响起水声，米罗才敢动。

多好的开始。来这儿的第一晚就惹怒了一只老虎。

他告诉自己这没什么大不了。

目前为止。

之后他走进卧室，关上门，长舒了一口气。

这场帮派战争还要持续很久呢。

Galaga, 日本游戏公司Namco在80年代推出的经典射击游戏

第四章

就算隔着一扇门，米罗的存在也让咸霏难以释怀。对方香甜的气息占据了他的嗅觉，霏脱力地坐在沙发上，皱眉看天花板。下午的怒气在他看见米罗时就烟消云散了，却被某些更加危险的心情所替代。

霏转过身，将枕头拍松又拨了拨碎发。

他干嘛要把床给米罗？

如果换成月刃，那家伙会毫不犹豫与对方同床；而毛姐则会让米罗睡在角落的地板上，搞不好还会给他准备个狗窝。但是霏不会像他们这么干。他跟三合会的其他头目不同。

前提是，他能忍耐的话。

第二天，霏一边给米罗空间去习惯新环境一边忙自己的事。昨晚又发生了两起新的袭击事件（发生在猴帮领地内的小冲突，三死五伤），霏还关停了另一个毒窝。

除非三合会内部达成一致，否则他不能一次性关掉所有窝点，容易让人起疑。但在帮派之战中，那些分布在中华城外圈的窝点除了令暴力升级以外，别无它用。

晚上，米罗步履笨拙地来到客厅，眼睛环顾这狭小的空间。

霏将一小缕头发拨到了耳后，朝这小狼点了点头。他和手下几个干将讨论了一天关于根除异己的策略，但到目前为止事情还没有进展，不过他对毛姐的那些残党一直有所提防。

米罗则是个很好的调剂。

“嘿，毛姐的别墅被俄国佬们攻占了吗？当时我正和老大在一块儿，差点就死掉。彻底凉透的那种死！毛熊们袭击了干洗店——对我们开枪。声音超大……”米罗的声音弱了下去，肩膀抖了起来。他清了清喉咙，倚着咖啡桌稳住自己。“比玩游戏吓人多了。呃，算了，干嘛选这儿住？”

霏耸了耸肩，向后靠在沙发上。“哦，豪宅太贵，而且目标又明显。我操心的事情已经够多了，没必要在排场上费心思。”

“的确。我们的麻烦都——很多。俄国人、龙门、销魂药。呃，可能你的麻烦比别人还要多一些。”米罗说着，咬住了

下唇。“你住在这里可以避开耳目。这是个明智的选择，换我也会这么做。”

霏笑了。“嗯，感谢你的认同。所以，要是你觉得我们这是在‘你问我答二十问note’，那就轮到我了：为什么布莱克先生要把你派过来呢？”

米罗眨了眨眼睛。“‘二十问’可不是这么玩儿的。我是伊恩唯一舍得派来的人。”

霏把脚架在了米罗的大腿旁。“那对双胞胎小猫呢？塞布斯汀和菲斯克。伊恩肯定不会把他的命定伴侣派来，这我知道，那另一只呢？那个小猫贼？”

“哦，他是破雷克的命定伴侣。等等。你怎么知道菲斯克是个小偷？”

霏笑了，用手指碰了碰鼻子。“伊恩去吃饭的那个晚上，他摸进了毛姐的办公室。我碰到他时闻出了他的气味。他的味道.....和他弟弟不同。”

米罗吃吃笑了一声，脸红了。“是呀，每个人都知道你对塞布斯汀的味道格外熟悉。我是说，算了没什么。反正除了老大以外也没人会介意。哦，这对他现在来说也不是什么问题，他们如今可是如胶似漆呢，呃，我的意思是，所以我来了。”

“确实只能你来。”霏说着，打量起这个站在他面前的男生。

米罗脑后的头发翘着，T恤边缘皱皱巴巴的。他把手伸进衣服里挠了挠肚皮，露出覆盖在紧致皮肤上稀疏的棕色体毛。

霏觉得自己口干舌燥的，这景象让他有了许多不该有的念头。“我之前没见过你。他把你藏了那么多年肯定是有理由的。”他说着，试着探身上前。

他这么做不是出于谁的命令——也不会再有人能对他发号施令了。

米罗扯着T恤。“老大没特意藏着我，我只是更合适做幕后工作。而且我又不能打。让一只末狼参与一场他赢不了的战斗是毫无意义的。伊恩总会保护我……呃，你离我太近了。这是老虎的习惯吗，还是——”

米罗的味道充斥着霏的鼻腔。他像雕塑一样坐在那一动不动。只要再靠近几厘米，霏就能知道那对苍白的唇瓣尝起来是什么味道了。不过惹怒伊恩·布莱克并不在他的计划之中。

霏叹息着退开。“现在保护你是我的工作了，我会认真对待的。”

米罗迅速溜到了一旁站着，他的脸颊变得绯红。“保护我？不就是你逼着老大去和条子合作的吗！”

“我觉得没人能强迫伊恩·布莱克去做任何事。沙普警探先找到了我。警方掌握了对我不利的证据，如果我不合作，他们会把我关进去很长时间。所以我只能同意。你认为这是个坏主意？”霏挑了挑眉，问道。他仍然坐着——这让米罗更有压迫感。

步步紧逼。

“不，”米罗小声说，“这根本不是个坏主意，除了我才是那个要去获取情报的人。”

霏慢慢走了过来，好像米罗是一只受惊的兔子。他从沙发那头挪了过来，握住米罗的手。虽然那手在微微颤抖，但是米罗没有抽回去。霏碰到米罗时，手臂传来一阵静电般的颤栗感。“我们一起收集信息。事情可能不会一直进行得很顺利，也不会那么轻而易举，但我觉得我们可以去努力。”

“所以你也是黑客？”

霏挑起眉毛，强迫自己放开米罗的手。“不是。但是我能打破月刃的防御，接近这头龙，任何人都无法到达我的程度。”

“好的。我们一起。”听米罗那语气，像是第一次听闻月刃其名。

霏笑了。“吃晚饭去吗？”

米罗收敛起表情道：“你做饭？我虽然能做一些，但跟伊恩不能比。他总能做出一些美味佳肴。我只吃过些简单的，而且都是打包的。你做的应该不会是那样。”

霏走进厨房打开冰箱。“应该不是。炒河粉怎么样？”

米罗眨了眨眼睛。“炒什么？”

对了。米罗是美国人。他吃过最接近中餐的食物应该是“熊猫快餐note”。“面条、肉和蔬菜，拌上酱汁。”

米罗咧着嘴笑了起来。“好呀。需要我做点什么吗？我能帮忙切东西。我如果去伊恩和布雷克那里蹭饭，他们常常会让我干这种简单的活儿。不过，他们很久没喊我过去吃饭了。太忙了没时间做。当我们还是三个人、事情还没变得这么疯狂的时候，我一般一周去一次。”

他走进了厨房，把食物从冰箱里拿出来。厨房的柜台很小，这意味着他们的肩膀会碰到一处。另一阵颤栗感从霏的手臂传至下腹。被米罗吸引对他来说可不是什么好事。

完全不是。

霏不去想这些感觉。“哦，我家的女仆教会了我做菜。这让我少了很多麻烦。”

“女仆？所以你以前很有钱呀。是超级有钱那种？”米罗问道。他的脸上满是兴奋和八卦。他这些表情是怎么做到收放自如的？

时至今日，回忆依然会刺痛到他。霏也不愿去多想。他很久没跟人谈起这个了。“很有钱。我们一家住大房子，有许多仆人。有位女仆负责做饭和打扫房间。如果她不把我拖去厨房帮忙，我就会去找朋友们玩。”

米罗笑了。“听起来比领养中心好多了。女仆、钱和朋友们？这三样东西在我遇到伊恩和布雷克前，我全部没有。不过后来我也只是有了朋友。钱仍旧是问题，而且就算我需要女仆，也从来都没有。所以，那是什么？”他指着绿色的蔬菜问道。

“芥蓝。在英语里它叫‘中国花椰菜’。你想吃猪肉还是牛肉？”霏问道。

米罗慢慢拿起芥蓝闻了闻它。他的鼻子轻轻抽动着，霏被他的表情逗笑了。“它闻起来不像花椰菜，不过什么东西我都会试一次。”

霏轻笑一声。他觉得米罗应该是一语双关了。“猪肉还是牛肉？”

“呃，都要？可以吗？”米罗问道。

“狼啊，”霏轻碰了一下米罗的肩膀，但是他还是两种肉各拿了一片，“总是那么贪心。”

米罗简直笑得合不拢嘴，也回敬了他肩膀一下。

另一阵颤栗传到了他的腹部。稍微一不小心，他就会因为他们之间任何细微的身体接触而兴奋。米罗低着头，霏瞥了他一眼，对方正耐心地切着芥蓝，霏暗暗咬紧了牙关。

想想别的，让他的脑子里别只有米罗吧。

在米罗的帮助下，炒河粉很快就做好了。霏扫了一眼厨房那张小小的餐桌，还是选择了沙发。和米罗一起用餐最好别太亲密。他们需要点别的来分散一下注意力。

一些能让米罗放松的东西，而不是让两人一整晚都只注意彼此。

“你喜欢看电影吗？如果你想看的话，这里有网飞。”霏问

道。

“你喜欢看电影？据我所知伊恩从来不看电影。破雷克就不知道了。每次漫威出电影我都邀请他们一起看，但是他们总说要忙帮派里的正事，所以最后都是我一个人看。其实吧，因为上次毛熊的突袭，我都没能看成最近那部。太暴力了，但我就是喜欢这种喜剧片。你呢？你有什么喜欢的电影类型吗？”米罗一手拿起桌上的遥控器，一手托着晚餐，开始浏览节目菜单。

“选你喜欢的看就好了。”霏笑着坐在了沙发上，他的晚餐还外加了一瓶啤酒。

他注意到米罗拿的是一瓶红牛。

霏对此没有说什么。

米罗选了某部霏从未听说过的喜剧片，但是他在米罗再次询问他意见的时候点了点头。

跟电影比起来，还是米罗本人更有趣。霏用余光观察米罗——电影的笑点出现时米罗会哈哈大笑，然后笑着转头看向霏。这逗乐了霏，即使他并不觉得电影好笑。

米罗盘腿坐着，他吃了两大盘炒河粉。看起来需求很大。

他们坐在沙发上，之间只隔了一点缝隙，霏能感受到从米罗身体传来的热度，捕捉到他每次活动时身体时散发出的体味。可能在沙发上吃晚饭仍旧不是最佳选择。

当演职员表开始滚动，米罗把头向后靠，再次看向霏。他的

头发因此而压到，霏克特别想将其捋顺。

去触碰米罗。

米罗一定会误会的。霏不应该对一个可能是直男的无辜未狼出手。

一个不了解霏真正面目的人——不了解他过去的所作所为。

他的心拧了起来。

米罗对他来说太过美好。

“谢谢你陪我看了电影。这很有意思。既然我们日后要共同奋斗什么的，下次可以再这样看一次。就说，如果你想的话。但有可能你忙到不太有时间做这类放松身心的事啦。”

霏双手紧握成拳，但他还是笑了。这笑容能要控制住才是不可能的。

是的，他希望再和米罗一起看电影，但是这会让整个事情变得更棘手。每晚都和米罗一起在沙发上度过——没有什么比这听起来更棒也更危险的了。

“我们会的。”他说。

米罗笑开了眼。

Twenty Questions, 欧美助兴游戏, 一方在二十个提问

内猜中另一方心中预设的答案。

Panda Express, 经营美式中餐的美国连锁快餐厅。

(试阅仅提供内容参考, 欢迎购买全文, 获得更全面的电子书阅读体验。)